

王文华

◎著

继《蛋白质女孩》《Gilet》之后最新爱情小说

我的心跳 给你一半

作家出版社

王文华◎著

我的心跳
我给你一半

作家出版社

(京权) 图字: 01 - 2008 - 614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心跳, 给你一半/王文华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 - 7 - 5063 - 4581 - 1

I. 我… II. 王…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12142 号

我的心跳, 给你一半

作者: 王文华

责任编辑: 陈晓帆 李宏伟 袁艺方

装帧设计: 视觉共振

封面绘图、插图: amberluu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40 × 210

字数: 100 千

印张: 8.5

插页: 8

印数: 001 - 30000

版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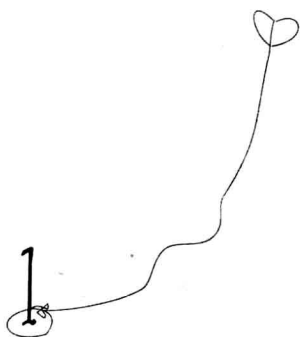
印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581 - 1

定价: 2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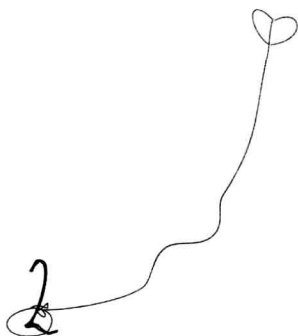
我一夜没睡，搭第一班飞机去香港。清晨的桃园机场，免税店还没全开。走过一家电器商店，铁门拉开二分之一。里面的灯暗着，传出蔡健雅的歌《纪念》。钢琴前奏胆怯地传出，好像起得太早，不想吵到其他乐器。

我一听前奏，就知道是《纪念》。停下脚步，放开手拉行李箱，等着副歌：

那一瞬间，你终于发现
那曾深爱过的人
早在告别的那天
已消失在这个世界

我真希望现在是下午两点，飞机五分钟后就要起飞。或是店内的日光灯亮得让人头昏，身后的人潮把我撞倒。或是我买了好几盒绿豆糕，店员问我要不要发票。因为在那些状况下，我都可以分心。不会这么快就想起：这是我和 Amy 认识那年，我们最喜欢的歌。

也许正因为我们都喜欢这首歌，所以歌词应验在我们身上。



起飞误点，降落香港，只有四十分钟转机时间。飞上海的班机在 72 号门，距离像要走到广东省。我跑到登机门，柜台宣布班机延迟半小时。我瘫在椅子上，打给上海的赵同。

“哪位？”他好像还没睡醒。

“是我啦。”

“嘿……老弟，怎么啦？”

“班机误点半小时，我会晚一点到。”

“什么班机？”

“去上海的班机啊！”

“你要来上海？”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喔……对对对。你几点离开台北？要不要我找人送你

到机场？”

我没有麻烦他。这样的记性，让我怀疑他连接送自己都成问题。

“到上海后打给我，晚上带你到外滩吃饭！”

挂了电话，看看还有时间。我打开电脑上网，进 MSN 找小蕃茄。

“你到了吗？”她立刻问我。

“还在香港。你从北京回来了吗？”

“没去。临时取消了。”

“可惜……”

“帮我在香港买个感冒药好不好？最近常感冒。”

加上感冒药，她已经托我从台湾带了一百件东西。我们只不过是网友，她却叫我做进出口贸易。

“我到登机门了，行李很重，没办法走回去了……”

“少来，行李在台北就 Check in 了！”

我被拆穿，立刻改变话题：“上海冷吗？”

“摄氏一度。台湾来的都怕冷吧。你受得了吗？”

“台湾会做成衣，我带了厚衣服。”

“冷了会感冒，你需要感冒药！那就顺便帮我买吧！”

“感冒要看医生，不能乱吃成药。”

“没诚意就算了，少说教。我要走了，到上海给我 MSN，我们见面。”

“我直接打电话给你不好吗？MSN 要讲到哪一年？”

“啊……”她故意把“啊”后面加了长长的删节号，好像看到我的狐狸尾巴，“打电话不就破坏神秘感了吗？”

“那见面就不破坏神秘感吗？”

“那不一样。见面是一次搞定，万一我们看不顺眼，以后别再联络，干脆清爽。如果打电话，你听了我的声音，会开始猜测我是怎样一个人，然后编织很多期待。最后再见面，不管我再怎么好，你都会失望的！”

她这番推理让我立刻有三个结论：一、她打字很快。二、她长得很丑。三、她网友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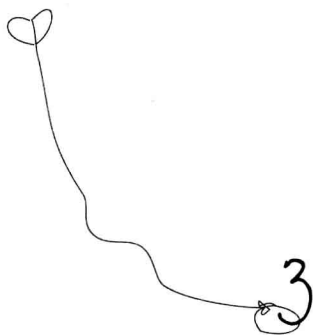
而我竟大老远从台湾来看她。

“记得感冒药！拜！”

一如往常，她没等我回话，就说拜拜了。

我回到 72 号门，看看起飞时间，再看看手表。去他的感冒药，我又不是她的快递！我坐下，等着登机广播……

红色的座椅像火坑，慢慢发烫起来……



我在加速起飞的噪音中睡着。睡梦中，这几个月的都回来了。

我叫李德民，三十五岁，住台北，原本在一家电脑公司当业务。我的前妻叫Amy，大我两岁。一个月前，我们结束了一年的婚姻。

离婚前，我辞了工作。一年的争吵让我心神俱疲，没力气再去为感情或事业打拼。离开公司，对未来没什么想法，也不想找工作。找工作不难，但我在失去婚姻的同时，也失去了斗志。

我像一个清空的衣柜，大而无当地杵在房间角落。没有功能，却占着位置。走在台北街头，觉得格格不入。站在红绿灯下，感到自己多余。等了很久的公交车终于来了，我没

看到。垃圾车经过，我想上车。

房子是Amy的，签字前一天我就搬走了。东西全放在搬家公司的仓库，没有转寄地址。我在新店租了一个小房间，躺在床上，天花板快碰到脸。

分手的第一夜很难过，我睡不着。坐在电脑前，一直按着手指关节，喀喀地响。桌下的脚不停地抖，像一把西洋剑。

失眠持续了两个礼拜，我从朋友那里弄到安眠药。第一天吃立刻见效，但醒来后昏昏沉沉。吃了两个礼拜后，我又睡不着了。

半夜三点，我打给住在上海的老友赵同。

“我睡不着。”我说。

“什么？”他那边很吵，KTV包厢内的回音在手机里听起来特别明显。

“我失眠！”我大叫。

“恭喜恭喜！”他大叫回来。

“我也失业了！”

“啊，祝你长命百岁！”他很兴奋，喝了一口酒，“我敬你一杯，你快来上海看看。”

我猜他没听到我在说什么。但半夜三点，一切对话都不

必太过精确。

就这样，我买了飞上海的机票。

另一个想来上海的原因，是小蕃茄。

“小蕃茄”是她的网名，也是关于她我唯一确定的事。我曾问她的基本数据，她说：女、上海人、大学休学、二十岁。我当然不会轻易相信。从她 MSN 上老成的口气，我猜她是个四十岁的 Office Lady，生活极其无聊。也可能是个男的，自我认知错乱到无可救药。

和Amy开始吵架那几个月，我在网上认识了小蕃茄。我们没有交换照片，没有对对方身家调查。我老实告诉她我已婚，她也说她有男友。我没有企图，也就没有负担。

她说我是她唯一的台湾网友，问了我很多台湾的事。从小S到阿里山，有些问题我也没有答案。正因为她对台湾一无所知，跟她聊天帮助我忘记家里的麻烦。有时跟Amy吵完架，我离开家，躲到网咖跟她聊天。身旁一群大学生在打在线游戏，欢呼和诅咒声此起彼落。我聊啊聊，完全听不到旁边的声音。

买了机票那天，我在MSN上告诉小蕃茄要来上海。

“你该不是为了看我才来的吧？”

“当然是啰！我想你想到快发疯了！”我逗她。

“先说，我要去北京喔。”

“哪会这么巧？”

“你到了叫我。如果我在上海，我们见面。”

“好啊！”

我答应得大方，但不抱任何希望。网友就是这样，MSN上整天吵着要见面，兵临城下时开始打迷糊仗：我要去北京、我要洗头发、我的狗死了、我的睫毛发炎……这些借口我都听过。

算了吧，我毕竟不认识她。当我真的见到她，搞不好会后悔认识她。我当然不可能为她来上海，我来，为的是赵同，为的是自己。

其实，我对赵同也不抱希望。他来上海五年，做房地产，前几年房市热时，赚了一大票。

“我01年买的房子，一平米九千，现在三万，我啥都没做。这是世界经济的奇迹！光凭这点，你就应该来上海！”

他试图这样说服我，我没有感觉。和Amy结婚这一年，我们一直在互相说服。现在我对于说服别人和被别人说服，

都累了。我不想再继续卖电脑，也是这个原因。赵同要我来上海炒房地产，我懂什么？我从来没买过房子，结婚后住的地方，也是Amy的。我来，只是想看看赵同。人近四十，失去了家，失去一切。朋友们大多有家有室，没空理你。只有赵同这样的浪子，才有时间。

“班机误点半小时，我会晚一点到。”我在香港机场打给他。

“什么班机？”

“去上海的班机啊！”

“你要来上海？”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喔……对对对。你几点离开台北？要不要我找人送你到机场？”

浪子不可靠，对女人或对朋友都一样。所以我对赵同，不抱期望。

“没有期望，干嘛跑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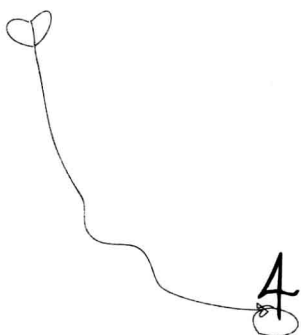
飞机快降落时，我醒来。我口干舌燥，这样问自己。

我不知道，坐这班飞机，与其说是来到上海，不如说是离开台湾。我必须离开。此时我没办法住在台北，想象Amy

跟另外一个男人，快乐地做着，我和她曾做过的每一件事。

说我心胸狭窄吧，但我就是没办法。

飞机平稳地降落在浦东，我心中的乱流，才刚要开始。



出了机场，上了出租车。开了很久，似乎还在浦东。我装熟，不敢问还要多久。打开手机，用台湾的号码在上海漫游。手机号码比我潇洒，一下子就找到了“中国移动”。我人在陌生的浦东，没有漫游的轻松。

手机没有留言、没有短信、也快没电。我来上海正是为了这种解脱，但真正如愿时，却又感到失落。难道我在不在台湾，没有任何差别？

收音机上播的是台湾的流行歌，主持人的腔调和用字跟台湾一样。我闭上眼，不觉得离开了台北。

车开上一座大桥，我向前倚，看到“卢浦大桥”四个草书字。过了桥，高楼大厦就竖立在两边。上海，一千六百万人，今夜又多了一个。

赵同给我的地址在静安区的镇宁路。进了浦西，我打给他。

“我还在外面，你先去我家。我请的阿姨在打扫，她会帮你开门。”

“我刚过桥，离你那儿还有多远？”我问。

“很快。我这儿是上海老外住的区，”他流露出虚荣的口气，“我那栋有好多港台红星。齐秦啦，小齐啦，都是我邻居！”

“谁是‘小齐’？”

“任贤齐啊！”

“喔……”他叫“小齐”的口气，好像他是任贤齐的经纪人。

“我跟你讲，齐秦的哥哥，叫齐辣，晚上带你去。”

“齐秦的哥哥叫‘齐辣’？”

“齐秦的哥哥开了一家店，叫‘齐辣’。你没听过啊？”

我摇摇头。

“台湾也有‘齐辣’啊！”

“我不吃辣，没去过。”

“不吃辣，人生多无聊呢？”

“你早先不是说要去外滩吗？”

“先去外滩3号吃饭，再到18号跳舞，也许会把到两个美眉，再带她们到齐辣吃宵夜。”

这安排听起来是过年加菜，但赵同的口气似乎这是家常便饭。

“你每天晚上都过得这么精彩？”我问。

“上海太好玩，一天一个地方玩不完。”

我到了赵同家，按门铃，开门的是一位二十多岁的漂亮女孩。

我低头看地址，以为走错了。

“是李先生吧？”她笑嘻嘻地说。

“这是赵同的家吗……”

“是是是，赵先生交代过，您请进来吧。”

请这么年轻的“阿姨”，上海的赵同跟台北的赵同没有两样，永远公私不分。

“来，请先把东西放下……”

我把行李放在客厅，阿姨带我走了一圈。她一定很能干，要不然就是一天打扫两次。赵同和我大学同一间宿舍，我知道他的床通常是什么样子。

回到客厅，站在落地窗前。窗外的高楼一栋栋剑气逼人，